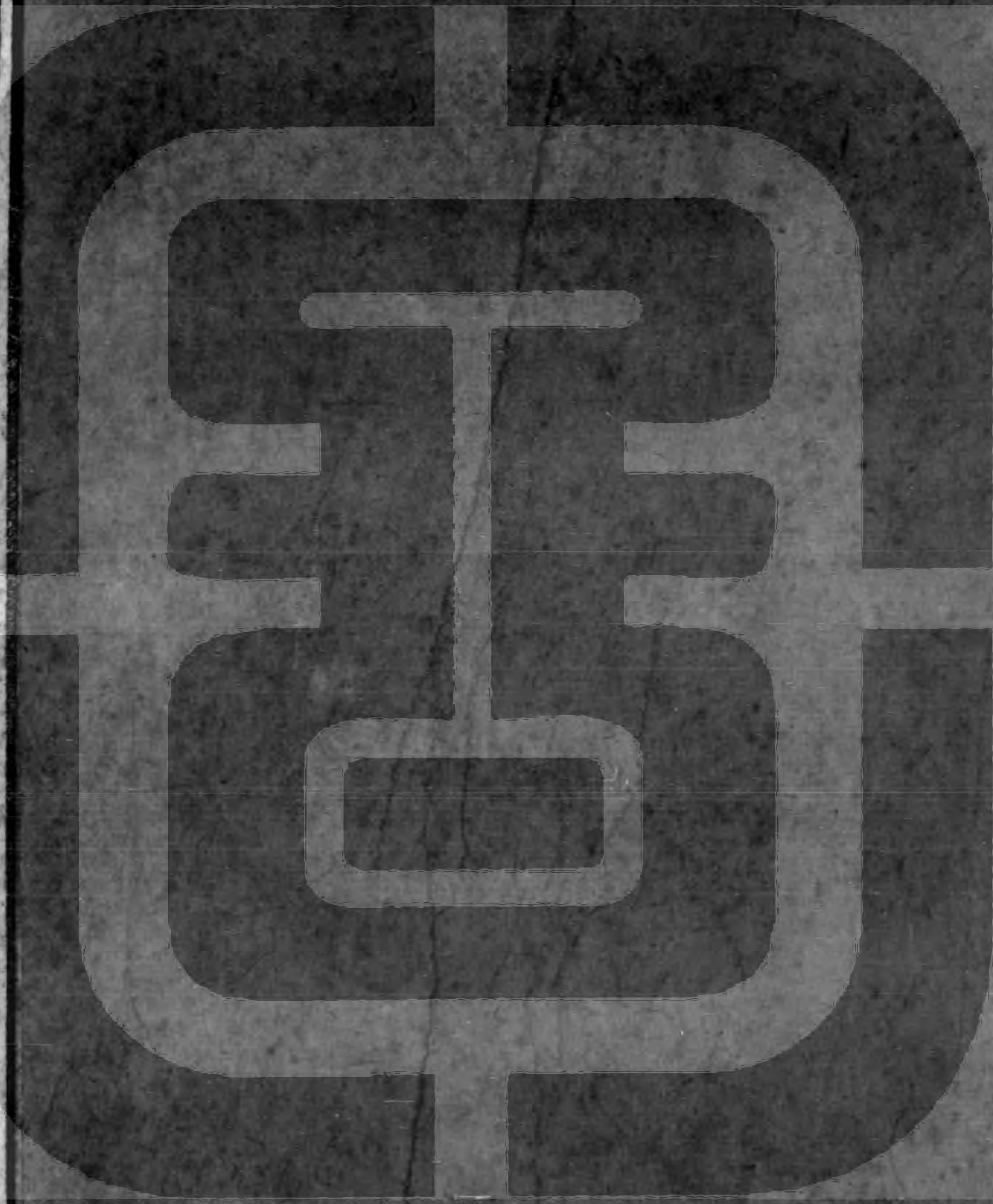


重刻元氏長慶集



元氏長慶集卷第三十一

書

代諭淮西書

某月日山南東道節度兼申光蔡等州招撫使檢校司空嚴某致書前彰義軍兵馬使吳侍御及淮西將士官吏申光蔡等州百姓等奉十月十九日詔書以其充申光蔡招撫使某月日遣使齎勅送付界首布告訖某頃鎮太原與吳侍御伯父相國公同受恩寄交問歲時歡好不絕僅十餘年可謂至矣及吳侍御先尚書繼當寵命某又領鎮荆南前好復修欵密如舊弔喪問疾禮無

不時亦可謂勤矣某於吳侍御伯父先父既等夷於吳侍御實丈人行固已私矣况朝廷以吳侍御因喪擾惑迷誤詔旨欲思致訓未忍加兵仍以某爲招撫之使是吳尚書之嗣旣絕而由某有復聯之望捧詔以來夙夜憂歎不任憐痛之懷某欲上徵古類恐引論不剛切爲諸公以近事灼然在耳目者言之今吳侍御棄喪背禮捨父干君誘聚師徒希求爵位者豈不以貞元末年天下方鎮物故徃徃依憑衆請而得者十恒二三以此爲自偷之證耶甚不然也德宗皇帝御天下日久春秋高理務便安不欲生事或謀及卒伍而置師長蓋一時之

權也今天子二十八卽皇帝位控一海內臣妾夷狄赫然皇威熏灼白日初楊惠琳劉闢李錡猶守故態謂朝廷未卽誅擒曾不知逾月之間皆頭懸藁街腰斬都市此諸公之所聞見也自是蠻夷懾竄戎臣震惕相與奔走朝闕之不暇今廟堂之上命將擇帥容易於卿長卽吳侍御希求非望之志安得復行於今日哉此衆不可憑位不可取之剛驗也今吳侍御蓄聚糗糧繕完城壘偷侵縣邑不自危亡者豈不以貞元中吳相國爲讒邪所鬪錯誤朝章韓太保率衆奉詞而吳相國終以宥免又以此爲自偷之證耶又不然也日者謀議之臣筭

畫不審韓太保行陣之將耳總統非所長而又徵天下
烏合之衆以授之是以遷延進退不時成功然猶吳相
國悔過乞降深自咎責朝廷多之僅乃全活且吳相國
躬服節儉衣食與士卒同蓄貨力耕向三十載然後粗
能支一戰耳今吳尚書馭衆日淺吳侍御年位俱卑諸
將之在下者皆怏怏苟容非有威懷信服之志百姓日
感賦斂月加天兵四臨耕織盡廢竊聞壯者劫而爲兵
老弱妻孥吞聲於道路而欲以吳相國三十年拊循積
聚之力爲自比甚相懸矣况國家命全軍之將用不竭
之資烏尚書董懷汝之師李尚書舉陳許之衆柳中丞

以鄂之全軍軍於安陸令狐中丞以淮南之銳旅屯於
壽春某以襄陽之勁卒數萬集於唐而又益之以魏博
之驍騎江陵之強弩以攻則彼有壓卵之危以守則我
無出疆之費用三州之賦敵天下四海之饒以一旅之
師抗天下無窮之衆雖妾婦騃孩猶知笑之而况於義
夫壯士哉若聖天子推含垢之化圖不戰之功使環而
守之塞其飛走則男不得耕女不得織鹽茗之路絕倉
廩之積空不三數月求諸公於枯魚之肆矣儻或神筭
風驅天威電激使齊攻四面各裂一隅彼若聚而待之
則自窮分而應之則不足東抗則西入南備則北侵腹

背受攻首尾皆畏赤族之刑既迫輿櫬之計方施則固難期於曩時之宥免矣此又力不可支勢不可久之剛驗也今吳侍御厚利買交嚴刑劫質謂王師可敵謂已衆不離者豈不以大將李義等言其約重許與死生之爲耶又不然也夫李錡據吳楚之雄兼權管之利選才養士向十五年獨以張子良爲腹心不貳之將故授以銳健先鋒之兵又以裴行立爲骨肉不欺之親故授以敢死酬恩之卒然而一朝遷延王命稱疾不朝子良朝倒戈以攻於外而行立夕縱火以應於內錡則戮死而張裴甚榮此又諸公之所聞見也劉闢乘韋令饒衍之

後廩藏穀帛以億萬計啖養士卒憑恃阻固以仇良輔有樸厚不搖之心是以成其要害而授之兵然而天兵一麾因壘來下席卷餘孽巴蜀大定闢則戮死而良輔甚榮此又諸公之所聞見也盧從史內蘊私邪外張威武熒惑天聽逗留王師以烏尚書有委用親信之恩故授之以爪牙衛已之衆然而睿畧潛施元凶就執烏尚書清壘整旅以俟命從史放死而尚書甚榮此又諸公之所見聞也此數君子者豈受利不厚而誓約不剛哉蓋逆順之理殊而子孫之禍大也且田太保季安藉累代繼襲之勢身沒之後胤子不肖將卒聚謀而請之天

子天子嘉其忠而與之賚百萬之財以贍軍復三年之賦以勵俗輟郎署之英以榮其賓介而坐專席操郡國者又相繼彼魏博三軍之士豈獨不受恩於田氏父子耶蓋苦其束縛禁閉終日以城門爲戰場思復泰然游泳於王澤耳今國家用烏尚書爲重鎮所以警諸將囚縛受賞之功用仇大夫爲先驅所以勵三軍去邪附正之機柰何吳侍御碎六尺之軀爲李義輩求福之費絕公侯之嗣爲淮西軍受賞之資其爲人謀也則厚矣自謀何薄哉此又將不可恃而兵不可保之明驗也今

天子垂惻隱之詔建招撫之名吳侍御若束身歸朝將吏等繼踵向闕縱不得與烏尚書張金吾分封並位受立功之賞獨不得與田懷諫命服趨朝奉先人之家嗣耶且張伯靖五溪之蠻隸耳聚徒殺人爲惡甚大聖上憐其愚詔其招致之而猶據戎行之右職忝佐郡之清員豈獨於吳侍御洎淮西之將吏而阻其自新之路哉諺曰天不可違又曰時不可失書至之日善自圖之如或違天失時寢而不報則王師進擊於外義士潛謀於中身首之戮指期肘腋之危坐見異日爲天下戮笑而李義等伐封侯之利豈不大哀哉戎事方殷未獲周盡

感念平昔興然動懷

上門下裴相公書

昔者相公之掾洛也稹獲陪侍道途不以妄庸語及章句則固竊聞閣下以文皇初起居郎書居安思危四字於笏上爲至戒矣今陛下當晉武平吳之後閣下卽周公東征而還安孰甚焉思豈可廢况今四邸並開掃門之賓競至碣石餘沴束身之款未堅則閣下推食握髮之意可遽移之於高枕擊鍾之逸乎且夫得人則至之談實老生之常語至於切近猶饑者欲食不可惡熟俗而不言也若稹之末學淺見又安敢引喻古昔於閣下

獨憶得近日故裴兵部之爲人也堅辨清淨號爲名流及其爲相也構致羣材使棟梁榱桷咸適其用人頗隘之至於激濁揚清亦無所愛吝是以秉政不累月閣下自外寮爲起居郎韋相自巴州知制誥張河南自邕幕爲御史李西川自饒州爲雜端密勿建梁之地半得其人如故韋簡州勲及稹等拔於疑礙置之朝行者又十數然後排異已之巨敵引協心之至交當時一二年間幾至於姦無蹊隧而政有根本矣及山東沴作上以兵事咨之則對以禁暴息人之外不能有以佐震耀是以樽俎之謀不專於廊廟蓋兼善精微之士素熟於心曾

而泛駕乘桴之才未嘗校量於左右也比於閣下今日之雄材大畧爲短矣然而卽世之後雖無李巖廖立之思而十年之內備將相號名卿者多其引拔嗚呼方鮑叔之功斯不細矣昨者閣下方事淮蔡獨當鑪錘內蘊深謀外排羣議始以追韓信拔呂蒙爲急務固非叔孫通薦儒之日也今殊勲旣建王化方行亦常念魏鄭公守成之難而三復文皇帝思危之詔乎以愚思之欲人之不怨莫若遷授之有常欲人之竭誠莫若援拯於焚溺何謂有常而不怨以省言之由後行爲前行以臺言之自察院轉殿院苟不如是則怨矣苟能如是何恩哉何謂援拯而竭誠某又不敢移之於他人借如小生之庸且昧也固不及班行之中輩又敢自讓於郎吏之末者乎向使元和之一一年爲拾遺二年爲補闕不三四年爲員外又三四年爲正郎則宰物者雖朝許之以綸誥暮許之以專席厚則厚矣遽責其隳肝瀝膽同廝養之用力亦難哉及夫爲計不良困於溝瀆者十年矣苟有舒其胝癩置之趨走者又安敢愛氣力吝心髓於和扁耶是猶龜鼉之有泉鳥鳥之有林何嘗媿於水木苟或繫而籠之鑊而檻之其或放之投之者則必啁啾顧慕以報之報其免於難也今天下病溝瀆困籠檻思閣下

藥之養之投之放之者豈特小生而已哉且曩時之室
閣下及小生者豈不以閣下疏有居安思危之字爲抵
忌對上以河南縣尉非貶官爲說乎向非裴兵部一二
明之則某終老於窮賤固其宜也儻閣下復三二年遲
迴於外任則少陽邀望之際固未得奉煌煌之命以周
知其巢穴矣當元濟討除之始又安能定已成之策於
上前排未亡之疑於衆口哉今天下能不有萬一於閣
下之才畧而猶跼足帖脅私自憐愛其志力哉况當今
陛下在宥四海與人爲天特降含垢棄瑕之書且授隨
才任能之柄於閣下閣下若能蕩滌滯累洞開嫌疑棄
仇如振塵愛士如救餒使恃才薄行者自贖於煩辱以
能見忌者騁力於通衢上以副陛下咸與惟新之懷次
有以廣閣下常善救入之道從使千百年外謂閣下與
裴兵部爲交相短長亦足爲賢相矣未盡善也且夫當
陛下肇臨宇宙之初與得天久照之後愈光朙矣安有
裴兵部拔羣材於前則盡行閣下拔羣材於後則盡廢
以閣下沐浴恩波之始與徽猷克壯之秋愈汪洋矣又
安有救裴寰之罪換禹錫之官則盡易振天下之窮滯
行渙汗之條目則盡難某雖至愚未敢然也某自十年
遭罹多故每欲發書朋舊尚不敢陳盡其情豈不知干

宰相有不測之罪耶孰自計之與其瘡死蠻夷自題不
 遇之榜比夫塵穢尊重伏危言之刑無異也聊因所善
 緘獻鄙誠翹企刑書不敢逃讓

元氏長慶集卷第三十一

元氏長慶集卷第三十二

表奏

有序

劉秩云奏不可削予以為有可得而削之者有不可得
 而削之者貢謀猷持嗜慾君有之則譽歸於上臣專之
 則譽歸於下苟而存之其讓也非道也經制度剛利害
 區邪正辨嫌疑存之則事分著去之則是非泯苟而削
 之其過也非道也元和初章武皇帝憲宗新即位臣下未
 有以言刮視聽者予始以對詔在拾遺中供奉由是獻
 教本書諫職論事等表十數通仍為裴度李正辭韋纁
 訟所言當行而宰相曲道上語上頗悟召見問狀宰相

大惡之不一月出爲河南尉後累歲補侍御史使東川
謹以元和赦書劾節度使嚴礪籍塗山甫等八十八家
過賦梓遂之民數百萬朝廷異之奪七刺史詳三十料
七卷悉以所籍歸於人會潘孟陽代礪爲節度使貪墨過礪
且有所承迎雖不敢盡廢詔因命當得所籍者皆入資
資過其稱權新盜賊無不爲仍爲礪密狀不當得醜謚
予自東川而還朋礪者潛切齒矣無何外莅東都臺天
子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百司皆牢獄有裁接吏械人
逾歲而臺府不得而知之者予因飛奏絕百司專禁錮
河南尉判官予劾之忤宰相旨監徐帥死於軍徐帥郵

權也今天子二十八卽皇帝位控一海內臣妾夷狄赫
然皇威熏灼白日初楊惠琳劉闢李錡猶守故態謂朝
廷未卽誅擒曾不知逾月之間皆頭懸藁街腰斬都市
此諸公之所聞見也自是蠻夷懾竄戎臣震惕相與奔
走朝闕之不暇今廟堂之上命將擇帥容易於卿長
卽吳侍御希求非望之志安得復行於今日哉此衆不
可憑位不可取之剛驗也今吳侍御蓄聚糗糧繕完城
壘偷侵縣邑不自危亡者豈不以貞元中吳相國爲讒
邪所鬪錯誤朝章韓太保率衆奉詞而吳相國終以宥
免又以此爲自偷之證耶又不然也日者謀議之臣筭

畫不審韓太保行陣之將耳總統非所長而又徵天下
烏合之衆以授之是以遷延進退不時成功然猶吳相
國悔過乞降深自咎責朝廷多之僅乃全活且吳相國
躬服節儉衣食與士卒同蓄貨力耕向三十載然後粗
能支一戰耳今吳尚書馭衆日淺吳侍御年位俱卑諸
將之在下者皆怏怏苟容非有威懷信服之志百姓日
蹙賦斂月加天兵四臨耕織盡廢竊聞壯者劫而爲兵
老弱妻孥吞聲於道路而欲以吳相國三十年拊循積
聚之力爲自比甚相懸矣况國家命全軍之將用不竭
之資烏尚書董懷汝之師李尚書舉陳許之衆柳中丞
刺裴者鞠之復無狀然而裴與予以故俱罷相始元和
十五年八月得見上至是未二歲僭忝恩寵無是之速
者遭罹謫咎亦無是之甚者是以心腹腎腸糜費於扶
衛危亡之不暇又惡暇經紀陛下之所付哉然而造次
顛沛之中前後列上兵賦邊防之狀可得而存者一百
一十有五苟而削之是傷先帝之器使也至於陳情辨
志之章去之則無以自明於朋友也其餘郡縣之請奏
賀慶之常禮因亦附之於件目始教本書至爲人雜奏
二十有七軸凡二百七十有七奏終歿吾世貽之子孫
式所以明經制之難行而銷毀之易至也

獻事表

臣聞理亂之始各有萌象二者無門在君上啟之而已所謂萌象豈有他哉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者不敢蔽疎遠之臣庶此理之象也此而不理萬無一焉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者決事於深宮之中羣臣莫得參籌畫此亂之萌也此而不亂亦萬無一焉是以古者人君卽位之始萌象未見之時必有狂直敢言之士抵忌諱獻危言在上者苟或宥而容之激而進之則天下之君子望風而悅曰彼之狂而猶容於上上之人其欲

來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竦利而言曰彼之直可以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可也由是天

下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言於上上下下之志霈然而通得失之情幽遠必達合天下之智理萬物之心人人樂

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爲亂其

可得乎臣故曰容直言廣視聽而不理者萬無一焉及

夫進計者入而不出直言者戮而不容則天下之君子

自謀於心曰與其言且不用而身爲戮吾寧危行言遜

以保其終乎其小人擇利而言曰君之所惡者拂心逆

耳之言也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可也由是進見者革

而不內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也
朝廷之情不得聞也而况於天下之大四方之遠乎故
曰聾聵之君非無耳目也蓋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
視聽爾此而不亂其可得哉昔太宗文皇帝初卽位時
天下之人莫有諫者唯孫伏伽嘗以小事持諫於上文
皇帝大悅厚賜田宅以勉之自是言事者惟懼乎言不
直諫不極不能激文皇之盛意曾不以觸龍鱗犯忌諱
爲不可矣於是房杜王魏之徒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
之人言得失於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運
聰明於上哉蓋亦羣下各盡其言以宣揚發暢於天下

也且夫樂全安而惡戮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之
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之功也喜
順從而怒謇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
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業
重而奉已之事微思爲子孫垂不朽建永安之計也爲
後嗣者其可順一朝之意而輕用文皇之天下乎累聖
傳序於今垂二百年矣莫不率由斯道致俗和平况陛
下以上聖之資紹復前統卽位之日天下惟新罪叔文
之徒而凶邪之黨散懸惠琳之首而悖亂之氣消發承
光之詐而假威之孽除反焦陂之田而蒸庶之情感其

餘滌瑕緩死薄賦恤人賜帛耆年旌閭孝悌修廢學建
義倉莫不曲被殊私覃于有截斯皆陛下上法堯舜近
法太宗致理之萌形見者數十豈臣庸劣一二能明然
而下臣竊復孜孜咄咄有所未決者獨以陛下卽位已
來旣周歲矣百辟卿士至于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
一計進一言受陛下伏伽之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
亦未有奏一封執一諫受陛下激而進之之勸者設諫
鼓置匭函曾未聞雪一寃決一事明陛下無幽不察之
意者若臣等備位諫列名爲供奉官曠日彌年不得召
見每就列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
否哉供奉官尚爾又况於疎遠之臣庶雖有特達不羣
之智思欲自効其路何階遂使凡今之人以諫鼓匭函
爲虛器謂拾遺補闕爲冗員臣竊思之以陛下之睿博
弘深勵精求理豈或入而不出言而不用哉蓋羣下因
循不能有所發明之罪也且臣思之今之備召承顧問
者獨一二執政而已每一對敷不及俄頃問議天下之
事臣竊料之恭承聖問仰謝寵光之暇又安暇陳理亂
議教化哉其餘瑣瑣有司或時一召見言簿書之出入
計錢穀之登降不暇又安足置牙齒間臣竊惟陛下以
景命惟新之初何如貞觀致理之後當貞觀致理之後

以房杜王魏匡輔之智而猶上封進計者薦至獻可替
否者日聞今陛下當致理之初在四方多虞之日然而
言事進計者終歲無一人豈非羣下因循竊位之罪乎
若臣稟性駑鈍昧然無識然以當陛下臨御之始
首陛下策賢之科擢授諫司恩萬常品若復默默與在
位者處則臣莫大之罪亦萬於常品矣輒敢冒昧殊死
件奏十事於後一曰教太子以崇邦本二曰任諸王以
固磐石三曰出宮人以消水旱四曰嫁諸女以遂人倫
五曰無時召宰相以講庶政六曰序次對百辟以廣聰
明七曰復正衙奏事以示躬親八曰許方幅糾彈以懾
姦佞九曰禁非時貢獻以絕誅求十曰省出入畋遊以
防銜蹶凡此十者設使言之而是是而見用非臣之福
也天下之福也苟或言之而非非而見罪乃臣之分也
亦臣之願也

元氏長慶集卷第三十三

元氏長慶集卷第三十三

表

論追制表

臣聞令之必行於下者信也令苟不信患莫大焉今陛下初臨寓內務切黎元至於牧守字人之官所宜詳擇苟未得人不當虛授苟或任使不可屢遷臣竊見近除寧州刺史論僂虔州刺史高弘本通州刺史豆盧靖曾不涉旬並已追制又以杜兼為蘇州刺史行未半途復改郎署臣不知誰請於陛下而授之誰請於陛下而追之是則授之非授之是則追之非以非為是者罰

必加然後人不敢輕其舉以是爲非者罪必及然後下
不敢用其私此先王所以不令而人從不言而人信豈
異事哉率是道也今陛下如綸之令朝降反汗之詔夕
施紛紛紜紜無所歸咎臣竊恐陛下之令未能取信於
朝廷而况於取信天下乎臣伏願陛下徵舉者之詞察
追者之請若舉者之詞直則請而追之者不得無過若
追之者理勝則舉而授之者不得無辜賞罰是非所宜
明當况陛下肇臨黎庶教化惟新誥令之間四方所仰
小有得失天下必聞臣實庸愚謬居諫列職當言責不
敢偷安苟有所裨萬死無恨無任愚迫懇款之至

論諫職表

臣聞先王之制祿也居其位而不行其職者誅是以上
無虛授下不隱情臣竊觀今之備位素餐不行其職者
莫過於臣輩臣聞太宗文皇帝時王珪魏徵爲諫官文
皇雖宴游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用至於文皇發一
言則王魏善之而後出舉一事則王魏慮之而後行以
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事言有典常文皇
猶以爲視聽之未廣也因命三品已上入議軍國大政
必遣諫官一員隨入以參驗之當是之時司股肱耳目
之任者有君臣之義焉有父子之恩焉有朋友之歡焉

是以否無不替可無不行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蠻夷君長帶刀入侍者不可勝計豈干戈征伐之所致乎蓋擁蔽之患銷而幽遠之情達也若此然後可以稱天子之諍臣矣近之司諫諍者則不然大不得備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纍纍而已且臣聞之諫官之職曰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近年已來正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得敷陳廷議安設其所謂舉諫職者唯獨誥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執一見而已以臣思之君臣之際論列是非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

之盛意備讒慝之巧言而况於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然後奏一對執一見思欲收絲綸之詔迴日月之光信無裨於萬一矣至使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計爲妄動拾遺補闕爲冗員以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爲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媿且陛下若以爲臣等無所裨補不足參侍從固不當假以名器立之於朝苟以爲務廣聰明稍關理道又不當屏棄疎賤之使至於此伏願陛下許臣於延英候對召臣一見賜以溫顏使臣得盡愚懇之誠備陳諫官之職苟或言有可採得裨陛下萬分之一是臣千載之一時也如或言不詣理塵黷聖聰則臣

自真刑書以謝謬官之罪亦臣之所以甘心也無任懇
款發憤効職忘軀之至謹詣東上閤門奉表以聞

論討賊表

臣伏見賊闢有不庭之罪陛下尚覆露以待之此誠陛
下罪已泣辜之仁也微臣何足以識之哉然臣聞之天
之所以爲天者以其能化物也物之性不一故天之道
有和煦震曜之異焉始其生也動之以幽伏被之以春
陽扇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雨則百果草木之柔者順者
油然而生矣及夫勾曲角觝堅本頑心凝者滯者幽者
蟄者扇之以和煦而不出潤之以膏雨而不滋則必迅

之以雷霆曜之以威赫然後頑滯之心改幽蟄之氣宣
豈天之道仁於彼而厲於此乎化與不化之異也是以
蚩尤之亂作黃帝鑄五兵以殺絕之共工之行惡虞舜
搨五刑以放死之豈不欲夢華胥舞干羽而躋之於仁
壽哉蓋不可化也及夫舞干而適至因壘而來歸此又
物之可化者也豈黃帝虞舜文王之德有優劣哉蓋蚩
尤共工苗人崇人罪有深淺也今陛下法天之德與物
爲春凡在生成孰不柔茂而萑爾微醜天將棄之實蠱
賊於其心假螻蟻以爲聚忠臣孝子思得食其肉而快
其心久矣陛下猶聳之以名爵導之以訓誥崇之以寵

章而不至假之以旄鉞而益驕我賊我忠貞損污我仁義人人不勝其憤有司不忍其威是以違陛下匿瑕含垢之仁順皇天震曜殺戮之用此誠天下人人快憤激忠之日也陛下猶思因壘以降之舞干以化之善則善矣其如天下之憤何其如天下之憤何臣願陛下可有司之秦法皇天之威與公卿大臣議斬叛弔人之師以快天下人人之憤實天下幸甚微臣無任懇悃嫉惡之至

論西戎表

蒙恩顧問竊見陛下患戎之意深矣自貞元以來國家所以甘億兆之費於塞下蓋以犬戎有侵軼之患而邊人思守禦之利也然而河湟之地日削田萊之業日空塞下之人日亡戎狄之心日熾若此非他不得備之之術也且臣聞之君之命帥帥之命將將之使卒猶心之使臂臂之使指然後敵可擒而軍可制也今之屯戍者則不然衆其城堡異其師長獲一馬則圖功虜一戎則告捷至於屠縣道掠萬人則曰力弱不足以應敵援寡不足以摧凶苟謹閒繕完不失其守者則朝廷議賞之不給又孰肯摧鋒刃冒殊死而出入於係虜哉此又非他衆分力散而責師之刑無所加也而又加之以爲農



原件破损

者不教戰屯聚者不兼農寇至則卒伍被甲而乘城野人空拳以應敵此又耕戰之術不修而屯聚之方太逸也今夫邠岐汧隴之地皆后稷公劉之所理也土宜植物人務稼穡誠能使本道節制廣於荒隙大建屯田塞下諸軍除使具其力之外一切出之於野限人名田復其租入然後因其阡陌句之間井因其卒伍樹之師長固其塍塹以備不虞犬戎漸至則有連阡接畛之兵戎騎纔歸則復耰鋤獲耨之事若此則曩時之聚食者盡歸之於服勤之農矣前此之係虜者盡化為守禦之兵矣三五年間塞下有相因之粟邊人無侵軼之虞陛下又董之以良帥威之以必刑則彼瑣瑣之戎陛下將署其君長征其牛羊奴虜以擒之可也螻蟻以攘之可也又何必詢王恢使蘇武用晁錯訪婁敬而後復河湟稱卽敘哉此備戎之大略也方今猶有急於此者臣敢冒昧殊死而言之臣聞善奕棋者將劫其棋必固其羸是以敵可殺而地不危今庸蜀有犬吠之驚南蠻絕貢誠之路陛下又輟邊將以統問罪之師脫或蜂蠆相完尚稽天討兵連不解綿夏涉秋則犬戎乘豐啟心之日也陛下其圖之臣無任懇款憂邊之至

臣罪重責輕憂惶失據慮爲臺府迫逐不敢徘徊闕庭
便自朝堂匍匐進發謹以今月九日到州上訖臣某辜
負聖朝辱累恩獎便合自求死所豈宜尚忝官榮誠恐
誠慙死罪死罪臣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兄乞丐以供
資養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幼學之年不蒙師訓因感隣
里兒稚有父兄爲開學校涕咽發憤願知詩書慈母哀
臣親爲教授年十有五得明經出身自是苦心爲文夙
夜強學年二十四登乙科授校書郎年二十八蒙制舉
首選授左拾遺始自爲學至於升朝無朋友爲臣吹噓
無親黨爲臣援庇莫非苦已實不因人獨立成性遂無

交結任拾遺日屢陳時政蒙先皇帝召問延英旋爲宰
相所憎貶臣河南縣尉及爲監察御史又不敢規避專
心糾繩復爲宰相怒臣不庇親黨因以他事貶臣江陵
判司廢棄十年分死溝瀆元和十四年憲宗皇帝開釋
有罪始授臣膳部員外郎與臣同省署者多是臣初登
朝時舉人任卿相者半是臣同諫院時遺闕愚臣旣不
能低心曲就輩流亦以望風怒臣不料陛下天聽過卑
知臣薄藝朱書授臣制誥延英召臣賜緋宰相惡臣不
出其門由是百計侵毀陛下察臣無罪寵獎逾深召臣
面授舍人遣充承旨學士金章紫服光飾陋軀生人之

榮臣亦至矣然臣益遭誹謗日夜憂危唯陛下聖鑒照臨彌加保任竟排羣議擢備台司臣忝有肺肝豈並尋常宰相况當行營退散之後牛元翼未出之間每聞陛下軫念之言微臣恨不身先士卒所以問計策遣于友朋等救解深州蓋欲上副聖情豈是別懷他意不料姦人疑臣殺害裴度妄有告論塵黷聖聰愧羞天地臣本待辨明亦了便擬殺身謝責豈料聖慈尚在薄貶同州雖違咫尺之顏不遠郊畿之境伏料必是宸衷獨斷乞臣此官若遣他人商量乍可與臣遠處藩鎮豈肯遣臣俯近闕庭臣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對延英此時不解泣血仰辭天顏便至今日竄逐臣自離京國目斷覓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臣實制淚不得若餘生未死他時萬一歸還不敢更望得見天顏但得再聞天城鍾鼓之音臣雖黃土覆面無恨九原臣某無任自恨自慙攀戀聖慈之至然臣一日未死亦合有所陳論或聞党項小有動搖臣今謹具手疏陳奏伏望恕臣死罪特留聖覽臣此表并臣手疏並請留中不出

手疏今在論邊事卷謹遣某官

某乙奉表謝罪以聞

賀汴州誅李峇表

臣某言伏見逆賊李峇已就誅夷韓克入汴州訖一方

既定率土無虞凡在臣僚實增欣抃臣某 中賀 伏以汴

州抱吳楚之洋梁據咽喉之要地將驕卒悍易動難安

急攻則越逸走憂緩取則遷延易變自非陛下盡排群

議獨斷宸衷外委將臣內敷睿筭風行號令天助機謀

則何以斬此鯨鯢破茲梟鏡臣摧凶志切受國恩深仰

荷威靈倍萬帑品限以符守不敢稱慶闕庭無任踴躍

屏營之至

元氏長慶集卷第三十三

元氏長慶集卷第三十四

表狀

賀聖體平復御紫宸殿受朝賀表

臣聞兩耀有晦明所以成其不已四瀆有盈縮所以成其不竭不有燎火無以辨玉質不有霜霰無以見松心是以軒轅神倦然後夢華胥之游秦穆疾寐然後享鈞天之樂堯以癯瘠而為聖禹以胼胝而稱功斯皆因疾成妍以勞逢福非臣臆度敢進瞽言昨者聖體不安纒經累日穆卜罔害勿藥有瘳此所以表北極之長尊配南山而永固者也况日臨黃道萬物皆榮帝御紫宸千

官畢賀臣以守符外郡不獲稱慶闕庭空懷鼓舞之心
有阻賡歌之末無任跳躍歡忻瞻望徘徊之至

代李中丞謝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九日制授臣御史中丞寵秩踰

涯心竄戰越臣某中謝臣生值聖時陰分天屬雖牽絲

入仕或因瑣碎之文而執簡當朝實由睦族而致頃以

材駑氣直屢棄遐荒陛下擢自遠藩任兼臺閣夙夜循

省効報無階誰謂天眷曲臨過蒙獎拔坐令專席位忝

中司固當陳乞於天安敢叨榮於已如或綸言既降丹

慊莫從則當破柱求姦碎首請事死而後已義不苟然

增日月之末光答天地之殊造無任

為嚴司空謝招討使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伏奉今月十九日勅以臣兼充申

光蔡等州招撫使并賜臣手詔兩道天光下濟聖澤逾

深捧詔慙惶心竄戰越臣某中謝伏以陛下威加四海

德被萬方下蜀劉無束馬之勞平吳李但斬鯨而已百

蠻述職九有懷仁凡在生成孰不柔茂而蕞爾元濟天

將勦除寘蝨賊於其心假螻蟻以為聚父死不葬王命

未臨擅脅師徒偷侵縣道此誠仁人孝子決憤激忠之

日也陛下尚先含垢未忍加誅曲示綏懷俾臣招撫臣

誠雖懇到性本孱愚任重憂深驚惶失據然以苗心可化舜舞方輿仰荷威靈冀其柔服臣即日與隣道計會奉宣詔旨誘諭頑凶威愛並施使之來格如或尚驅梟鏡不襲椒蘭臣則誓死剪除俾無遺孽其歸投百姓等臣並准詔別加優卹置在安全仰副聖情不令驚擾臣先奉恩詔令臣發赴唐州不獲奔走伏謝闕庭無任恐懼之至

賀誅吳元濟表

臣聞拯遺眚於溝瀆非聖不能掃餘沴以雪霜非天不可日者神棄申蔡蓄爲汗渚五十年間三后貽顧眇爾元濟繼爲凶妖謂君命可逃謂父死爲利陛下凝茲睿筭取彼凶殘不越殷宗之期遂勦淮夷之命威動區宇道光祖宗凡在生成孰不歡忭臣忝官藩翰率舞闕庭瞻望徘徊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爲蕭相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授臣某官恩加望外寵過憂深竊息驚翔手足失墜臣某中謝臣猥以凡才謬居重任當陛下惟新之始辱陛下爰立之恩有累樞衡無裨衮職外致匈奴之哂內失蒼生之心推換炎涼因循聖澤妨塞賢路塵忝台階自顧疲驂方求息駕豈謂陛下特迓

宸鑒曲用朽才再提腹背之毛重委股肱之地大孤人
 望獨簡帝心跽君父恩深莫知其惡而駑駘力竭何以
 自安豈敢退而生全實願求其死所伏望再移天眷重
 選時英特回加膝之恩別受沃心之相全陛下始終之
 道成微臣生死之榮無任懇迫慙惶之至

為蕭相謝追贈祖父祖妣亡父表

恩波下濟澤被窮泉天眷旁臨日聞幽窆臣某

中謝臣

祖臣父或勲或賢義著族姻名書國籍逮臣不肖有累
 前人妄繼玄成之官實媿仲弓之德自陛下遣臣待罪
 宰相不能有以匡逮聖明齷齪知慙屏營失據常恐孔
 傳銘鼎折足可期于啟閭門構堂無所豈謂偶逢昌運
 幸沐殊私赦臣致寇之辜念臣積善之本追崇祖禰錫
 命官封子道有光升卿之言果驗孫謀表慶令伯之報
 方申海嶽恩深涓埃効淺彷徨自顧跼蹐何安無任感
 德忘軀之至

遷廟議狀

謹案禮官以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神主升祔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神主為代數當遷之廟議
 者云中宗復辟入聲中興當為百代不遷之廟臺省官等
 又議云則天為居攝則中宗非中興不得為不遷之廟

以愚所裁皆非得禮之中案禮官與臺省官等議但以爲中宗非中興故不得爲不遷之宗曾不知雖實爲中興亦不得爲不遷之廟何則祖有功而宗有德蓋謂始有功者爲祖始有德者爲宗非謂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爲祖宗也禮緯云唐虞立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爲五夏不立太祖之廟四廟而已至後代以禹爲宗亦立五廟其餘仲康復厥位少康代寒浞豈非嗣夏中興哉並無祖宗之號至殷以契爲始祖初立五廟後代以湯爲宗遂立六廟太戊武丁之徒雖有中宗高宗之名蓋子孫加之懿號而已亦無不祧之說周人以后稷爲始祖

後代又祖文王爲宗武王遂立七廟唐虞夏殷周雖立廟之數不同其實親親之廟皆以四爲准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蓋后稷文武三廟爲不遷其餘成康已降盡爲祧廟故周禮守祧注云先公之祧祔于后稷之廟先王之祧祔于文武之廟若以爲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爲不遷之廟則成康刑措宣王中興平王東周之始王並無不祧之說豈非有功有德哉蓋以爲七廟之數既定若親盡之廟不毀則親親之昭穆無所設矣故不得不祧耳至漢承秦滅學之後諸儒不通大義匡衡貢禹之徒遂建議云高帝爲太祖孝

文爲太宗孝武爲代宗孝宣爲中宗惠景已下爲遷廟
適值漢祚不永昭成已降德不逮于四君向若漢有八
百之祚繼德之君有若孝文孝武者七人盡爲不遷之
廟豈可後代遂不祀其祖禰哉不經之言孰甚於此又
有以七廟之外別立祖宗之廟爲說者以理推之尤爲
不可假如聖朝以景皇帝爲太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
帝爲高祖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爲太宗別立昭穆之
廟六合不遷之廟爲九蓋以爲積厚者流澤廣故以增
親親之廟六矣夫傳無窮者爲萬代計國家以聖生聖
以嗣繼嗣無非有德之宗盡爲有功之祖則百祖千宗
盡居別廟於禮又可乎必若俟其褒貶然後定祧遷則
是臣子有輕議之非萬代無可傳之法考殷周則無據
言情禮則兩乖考古宜今孰云可者曷若削漢朝不經
之說徵殷周可久之文從親盡則遷之常規爲萬代不
朽之定制不易親親之祀終無惑惑之疑誠一王之盛
典也謹議

錢貨議狀

奉進止當今百姓之困衆情所知減稅則國用不充欲
依舊則人困轉甚皆由貨輕錢重徵稅暗加宜令百寮
各陳意見以革其弊右閏正月十七日宰相奉宣進止

如前者臣以爲當今百姓之困其弊數十不獨在於錢貨徵稅之謂也既聖問言之又以爲黎庶之重困不在於賦稅之闡加患在於剝奪之不已錢貨之輕重不在於議論之不當患在於號令之不行今天下賦稅一法也厚薄一槩也然而廉能莅之則生息貪愚莅之則敗傷蓋得人則理之明驗也豈徵稅暗加之謂乎自嶺已南以金銀爲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爲交易黔巫溪峽大抵用水銀硃砂繒絲巾帽以相市然而前人以之理後人以之擾東郡以之耗西郡以之羸又得人則理之明驗也豈錢重貨輕之謂乎自國家置兩稅已來天下之財限爲三品一曰上供二曰留使三曰留州皆量出以爲入定額以給資然而節將有進獻以市國恩者有賂遺以買私名者有藏錕滯帛以貽子孫者有高樓廣榭以熾第宅者彼之俸入有常也公私有分也此何從而得之又國家置度支轉運已來一則管鹽以易貨一則受財以經費近制有年進月進之名有正至三節之獻彼之管鹽有常也受財有數也此又何從而得之且百姓國家之百姓也貨財國家之貨財也不足則取之有餘則捨之在我而已又何必授之重柄假之利權徇彼之徼恩成我之怨府哉今陛下初臨億兆首問羣寮

誠能禁藩鎮大臣不時之獻罷度支轉運別進之名絕
賂遺之私節侈靡之俗峻風憲之舉深賊罪之刑精覈
考課之條慎選字人之長若此則不減稅而人安不改
法而人理矣至於古今言錢幣之輕重者孰矣或更大
錢或放私鑄或龜或貝或皮或刀或禁埋藏或禁銷毀
或禁器用或禁滯積皆可以救一時之弊也然而或損
或益者蓋法有行不行之謂也臣不敢遠徵古證竊見
元和以來初有公私器用禁銅之令次有交易錢帛兼
行之法近有積錢不得過數之限每更守尹則必有用
錢不得加除之榜然而銅器備列於公私錢帛不兼於

賣鬻積錢不出於墻垣欺濫通行於市井亦未聞鞭一
夫黜一吏賞一告訐壞一蓄藏豈法不便於時耶蓋行
之不至也陛下誠能採古今救弊之方施賞罰必行之
令則聖祖神宗之法制何限前賢後智之議論何窮豈
待愚臣盜竊古人之見自稱革弊之術哉謹錄奏聞伏
聽勅旨

兩省供奉官諫駕幸溫湯狀

今月二十一日車駕欲幸溫湯右臣等伏以駕幸溫湯
始自玄宗皇帝乘開元致理之後當天寶盈羨之秋葺
殿宇於驪山置官曹於昭應警蹕於繚垣之內周行於

馳道之中萬乘齊驅有司盡去無妨朝會不廢戒嚴而
猶物議喧囂財力耗頽數年之外天下蕭然累聖已來
深懲覆轍驪宮圯毀永絕修營官曹盡復於田菜殿宇
半堙於巖谷深林有逸才之獸環山無匡衛之廬陛下
若騎從輕馳則道途無拱辰之備若乘輿稍具則邑縣
有駕肩之憂若帳殿宿張則原野非徼巡之所若鑾車
夕入則門禁失啟閉之時六軍守衛於空宮百吏宴安
於私室忝爲臣子誰不惕然况陛下新御寶圖將行大
典郊天之儀方設謁陵之禮未遑遽有溫泉之行恐失
人神之望臣等謬居榮近冒死上言伏乞特罷宸游曲

面天眷稍待昇平之後別卜游幸之期則云亭之禪可
登崆峒之駕非遠豈必驅馳一往竦駭羣情勝境未周
聖躬徒倦臣等無任懇迫忘軀之至謹詣東上閣門奏
狀以聞伏候勅旨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兩省三十人同狀

元氏長慶集卷第三十五

狀

辨日旁瑞氣狀

今月二日日旁瑞氣

右奉宣某日日上有橫赤氣五色鮮明黃潤日兩邊各有嘉氣內赤外青宰臣稱賀云是五色雲見不知是否者謹按乙巳占有赤氣橫在日上謂之戴其分當有益土進爵推戴人君之象又人君當立王侯封建親戚以為福祐之徵竊見其日除王潛郭釗田布等官則陛下凡有舉措盡合天心微臣所引占書悉皆期驗伏請以

戴氣宣付史官不可誤書五色雲見又云青赤短小在日旁謂之珥微曲向日謂之抱珥者纓珥之象天子有喜并有和親之事又當拜將抱者扶抱向就之象隣國臣佐來降天子有喜賀之事子孫之慶臣下忠誠輔主國中歡喜和合今北狄和親西戎通好昨者承元請命其日三將同升萬姓歡呼四方來賀亦可謂陛下凡有舉措盡合天心微臣所引占書悉皆明驗伏請亦以抱珥宣付史官不可誤書五色雲見以前謹具圖籍所載如右伏以五色慶雲蓋是小瑞戴氣抱珥所謂殊祥宰臣忽遽之間未暇精究其事此皆陛下禮行郊廟誠達神祇展百拜而忘疲入九室而流涕近臣興感上帝垂休克呈捧日之祥以表動天之德微臣同霑侍從別感恩慈方當鼓舞之時恨不叫呼而賀然臣以爲陛下特宜手勅宰臣云今月二日卿等所言日旁五色雲見參驗圖書蓋是戴珥之象此皆祖宗積慶特爾子孫之祥豈冲昧微誠能致昊穹之貺宜令有司擇日告廟上以奉高祖無窮之祐次以報憲宗有截之功誕告華夷並令知悉若此則陛下感通之德已見九霄推讓之風將光萬葉爛然宸翰手勅以示於宰臣煥乎天文撰詔自生於聖旨事超萬古道冠百王伏惟天恩密賜裁察

謝准朱書撰田弘正碑文狀

魏博節度使李愬請與田弘正立德政碑

右臣伏奉今月二十四日勅令臣撰前件碑文者伏以田弘正首變魏俗彰先帝之睿謀近入鎮州宣陛下之神武積成忠懇大有勲勞人懷去思願刻金石陛下所宜外詔台席內委翰林妙選雄文式揚丕績豈謂天光曲照御札特書猥付微臣實非常例臣頃以特恩拔擢便欲効死仰酬遂竭愚誠累蒙召對自去年九月已後橫遭謫毀無因再覩天顏分隨枯朽而凋永絕恩波之望豈料聖慈長在記憶姓名無人奏請撰碑便自宸衷

宣付微臣忝非木石粗有肺肝空懷感涕之心未獲殺身之所無任感恩思報鏤骨銘肌之至

謝恩賜告身衣服并借馬狀

忽降天書乍乘雲驥頒衣煥日賁帛盈庭皆非朽陋之才宜受光揚之賜微臣無任抃躍慙惶之至况臣性本疎愚素無朋黨去年陛下擢自郎吏命掌書詞非因宰相奏論特是聖慈超授感恩深切頻獻封章遂遭分外侵誣不敢保全軀命豈謂恩光轉至渥澤逾深出自宸衷選居近地便令入院當日召見天顏口勅授官面賜章服拔令承旨不顧班資近日寵榮無臣此例發言感

泣指日誓心苟無死節之誠願受鬼誅之禍伏奉恩旨
令臣明日本司赴上舊例更合中謝伏緣先有疏論邊
事及幽州事宜兼李愿入朝並要面自論奏伏料二十
日入假已後南衙機務稍閒特乞恩許臣中謝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當去平對不野自源更命掌書歸來因事
大宜受謝賜設狀

謝御札狀

御札二十三字

右泰倫重晏至賜臣前件御札其中聖旨云鎮州逆亂
枉害忠良若與元翼鎮州節度使卽是捨賊之門者伏
以睿筭若神聖慈猶父視凶狡之構亂義在克清念台
輔之銜寃期于必報此蓋仁深天地勇過雷霆臣實庸
愚難議窺測况臣謀猷失次罪戾是憂宸翰忽臨天章
煥發舞鳳回翔於懷袖飛龍顧盼於縑緗豈獨傳之子
孫便可鏤于肌骨微臣無任踴躍光榮之至

進田弘正碑文狀

田弘正魏博德政碑文

右前件碑文伏蒙御筆朱書遣臣撰述恩生望外事出
 宸衷銘鏤骨肌難酬雨露然臣伏以陛下所以令臣與
 弘正立碑蓋欲遣魏博及鎮州將吏等並知弘正首懷
 忠義以致功勳臣若苟務文章廣徵經典非唯將吏不
 會亦恐弘正未詳雖臨四達之衢難記萬人之口臣所
 以効馬遷史體敘事直書約李斯碑文勒銘稱制使弘
 正見銘而戒逸將吏觀敘而愛忠不隱實功不為溢美
 文雖朴野事頗彰嗣伏乞天慈特留宸鑒其碑文謹隨
 狀封進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進詩狀

臣某雜詩十卷

右臣面奉聖旨令臣寫錄雜詩進來者伏惟皇帝陛下
 學深江海文動星辰乙夜觀書秋風詠賦微臣入院之
 始學士等盛傳陛下親批賀雨一章體備鸞鳳思含珠
 玉臣雖不得目覩宸翰臣實竊得心念聖言既仰燭龍
 之光難逞聚螢之照欲為陳獻益自慙惶况臣九歲學
 詩少經貧賤十年謫宦備極恓惶凡所為文多因感激
 故自古風詩至古今樂府稍存寄興頗近謳謠雖無作
 者之風粗中適人之採自律詩百韻至於兩韻七言或

因朋友戲投或以悲歡自遣既無六義皆出一時詞旨繁蕪倍增慙恐今謹隨狀進呈無任戰汗屏營之至

進西北邊圖經狀

京西京北圖經四卷

右臣今月二日進京西京北圖一面山川險易細大無遺猶慮幅尺高低閱覽有煩於睿鑒屋壁施設俯仰頗勞於聖躬尋於古今同籍之中纂撰京西京北圖經共成四卷所冀衽席之上歆枕而郡邑可觀游幸之時倚馬而山川盡在又太和公主下嫁伏恐聖慮念其道途臣今具錄天德城已北到回鶻衙帳已來食宿井泉附

於圖經之內并別寫一本與圖經序謹同封進其圖四卷隨狀進呈

進西北邊圖狀

京西京北州鎮烽戍道路等圖一面

右臣先畫聖唐西極圖三面草本並畢伏候面自奏論方擬呈進前月十一日於思政殿面奉聖旨云諸家所進河隴圖勘驗皆有差異并檢尋近日烽鎮城堡不得令臣所畫稍須精詳伏緣臣先畫西極圖疆界闊遠郡國繁多若烽鎮館驛盡言卽山川榜帖太密恐煩聖覽不甚分闕愚臣數日之間別畫一京西京北州鎮烽戍

道路等圖已畢纖毫必載尺寸無遺若邊上奏報煙塵
 陛下便可坐觀處所若欲驗臣此圖與諸家所進何如
 伏乞聖明於南衙及北軍中召取一久任邊將者或於
 中使內有經過邊上校熟者宣示其道辨別精粗即知
 愚臣一一皆有依憑不敢妄加增減其聖唐西極圖三
 本伏緣經畧意大事須面自陳伏恐次及降誕務繁未
 敢進狀候對其京西京北鎮烽戍道路等圖并序謹隨
 狀進呈

進雙雞等狀

同州防禦使供進烏鵲并雙雞共四聯

右臣當州元和十五年奉宣令採雙雞五聯各重四斤
 頻年採取一聯不獲自臣到州詢問採捕人等皆云二
 十年採得一聯雞爾後更不曾採得昨旬日之內併獲
 兩聯斤兩輕重稍符詔旨况浚郊初啓既以大剪豺狼
 鷲鳥自來可以助清梟鏡臣所恨身無羽翼不獲陪奉
 屬車擒狐兔之根源破妖狐之羣黨臣其無任忘軀思
 奮覩物感恩之至謹遣某官某乙隨狀奉進謹進

元氏長慶集卷第三十六

狀

進馬狀

同州防禦烏馬一疋八歲堪打毬及獵

右臣竊聞道路相傳車駕欲暫游幸温湯未知虛實者
臣職居守土侍從無因羨魏闕之埃塵猶隨日御恨新
豐之雞犬亦聽車音目斷鳧銷形留神往又得進奏官
狀知河中華州京兆府並於昭應排比進獻臣當州素
乏所出無以粗展丹誠臣既別受恩私又不合獨無壤
奠伏以前件馬北方正色東道奇蹤調習多時備諸材

力解擊毬者每嘉其環迴斗轉動必愜心善獵射者皆
歎其度塹踰溝走不換足欲隨正至獻賀竊慮群衆混
同徘徊顧瞻蓄銳斯久今者宸游近甸帝降靈泉施展
是時戢藏何益伏望陛下揚鞭頓轡取驗馴良結尾絡
頭試觀神彩臣某深恩未報愚志空存自慙駑鈍之姿
莫展驅馳之効捫心戀主因馬諭身輕冒天威無任戰
汗其馬謹隨狀進謹進

爲蕭相謝告身狀

恩賜臣俛告身一通

右中使某乙至奉宣進止賜臣某官告身一通鳳銜真
誥虬捧天書錦帙金牋霞明日照臣聞高宗命說乃申
納誨之詞大舜相龍爰有聖讒之訓空聞簡策未換縑
緗如臣寵榮豈足爲諭慙惶踴躍進退難安拜受恩光
戰汗交集無任感戴殊私之至

爲令狐相國謝賜金石凌紅雪狀

恩賜金石凌紅雪各一合

右中使某乙至奉宣進止以臣將赴山陵時屬炎暑賜
前件紅雪等并合臣職司復土戀切攀髯方當匍匐而
前敢有赫曦之懼豈謂天光下濟靈藥旁沾念臣有丹
赤之愚故賜臣以洗心之物察臣有木訥之性故賜臣

以苦口之滋就日疑不治之清冰在合若遇圓之絳雪
恩加望外感極愚衷無任跼踖屏營之至

爲蕭相國謝太夫人國號誥身狀

恩賜臣母國號告身一通

右某月日某乙奉宣恩旨賜臣母前件告身恩光灼耀
捧戴兢惶對揚天休無任戰越臣家傳儒素母實劬勞
每織屨以資臣宦游嘗斷織以勉臣師學念臣庸昧本
望非高所希捧檄之榮敢思開國之慶陛下恩加望外
簡自宸衷石窳封疆已光於萬葉藥珠文字重降於九
霄朝野謂之殊私宗族以爲榮觀臣及臣母以抃以歡

誓將齋戒洗心永奉真人之誥絨膝在筓深藏太常之
符寶過金籙瑞同鵲印蓼蕭知感雨露難醕無任抃躍
戴恩之至

爲令狐相國謝回一子官與弟狀

臣弟定蒙恩授京兆府藍田縣尉

右臣伏奉某月日勅以所賜臣一子官迴授臣弟定京
兆府藍田縣尉寵過憂來恩殊感極彷徨自顧悚惕難
居臣本凡才猥當重任雖星辰軌道幸屬聖時而歲月
環周實妨賢路未蒙罪退益自慙惶豈謂天慈仍加渥
澤特降推恩之命曲成友愛之私九族生光百年何報

况藍田美邑黃綬清流旋觀冉冉之趨倍慶怡怡之樂
 手足交抃形影相輝空鏤肝心難疇雨露無任抃躍感
 恩之至
 賀降誕日德音狀
 降誕日德音
 右臣等伏奉今日日勅書以降誕之辰奉迎皇太后宮
 中上壽獲申歡慰宜集百寮及外命婦進名賀皇太后
 仍御光順門內殿與百寮相見便為常式者伏以誕聖
 嘉辰承天令節新恩肇降品彙咸休皇太后念樞星之
 祥重游甲觀羣執事排闥闔而入盡唱慶歌同沾就日
 之榮實慶溥天之樂况百寮承式萬歲傳聲永為利見
 之規彌荷無窮之澤臣等謬參樞務親奉德音慶抃之
 誠倍萬常品無任鼓舞歡呼之至

中書省議賦稅及鑄錢等狀

中書門下奏據揚於陵等議狀請天下兩稅權酒鹽利
 等悉以布帛絲綿等物充稅一切不徵見錢者
 右據中書門下狀稱應徵兩稅起元和十六年已後並
 配端匹斤兩之物以為稅額不用計錢令其折納仍約
 元和十五年徵納布帛等估回計者伏以兩稅不納見
 錢百姓誠為穩便或慮土宜不等恐須更有商量請令

天下州縣有山野溪洞無布帛絲綿之處得以九穀百
貨一物已上但堪本處交易用度者並許折納便充留
州留使錢數仍令依當處堪納兩稅匹段及雜貨估價
計折輸納給用之時並不得令有加擡臣等又見比來
州縣緣不納見錢抑令小戶數人并合共成端匹期會
來往費擾倍多今請天下州縣有貧下戶兩稅數少情
願輸納見錢者亦任穩便若此則上無抑配之名下有
樂輸之利以茲折中實謂得宜又據中書門下狀稱鹽
利酒利本以權率計錢有殊兩稅之名不可除去錢額
但合納見錢者亦請令折納時估匹段者伏以糶鹽價

錢自有本使收管不要州縣條流至於權酒利錢雖則
名目不同其實出於百姓今天下十分州府九分是隨
兩稅均配其中一分置店沽酒益是分外誅求一則厚
取疲人二則嚴刑檢下上供既有定數餘利並入使司
事實煩苛法非畫一今請天下州府權酒錢一切據貫
配入兩稅仍取兩貫已上戶均配兩貫已下戶不在配
限先有置店沽酒處並請勒停若此則賦斂無名額之
煩貧富有等差之異人知定准更絕因緣臣等商量以
此爲便

右據中書門下狀欲令諸道公私銅器各納節度團練

等使令本處軍人鑄鑄其鑄本請以留州留使錢年支未用物充待一年後鑄銅器盡勒停其州府有出銅鉛可以廣鑄處每年與本充鑄者臣等約計天下百姓有銅器用度者分數無多散納諸使斤兩益寡創置鑪冶器具頗繁一年勒停並是廢物軍人既未素習鑄鑄亦恐甚難又每年留州留使錢額本約一年用度支留若待鑄得新錢然遣當州給用必恐百事久闕不應時須臣等商量請令諸使諸州一切在所許百姓以銅器折納稅錢并度支給價收市每年每季隨便近有監冶處據數送納所冀鑪冶無創置之勞工匠有素習之便不煩鑄本自有利宜其州府出銅鉛可廣鑄處請委諸道有銅鉛處長吏各言利害具狀申陳參酌衆情然議可否以前據中書門下奏請令中書門下兩省重議可否奏聞者臣等謹議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中書省議舉縣令狀

元和十五年八月日中書舍人臣武儒衡等奏駕部郎中知制誥臣李宗閔中書舍人臣王起庫部郎中知制誥臣牛僧孺祠部郎中知制誥臣元稹

吏部重奏舉薦縣令節文

右吏部以停年課資之格取宰邑字人之官公幹強白者拘以考淺疾廢耄曠者得在選中倒置是非無甚於此朝廷將欲漸去其弊所以特設舉薦之科明詔既行起請尋下有司再議釐革何以取信於人據吏部云增加新戶開墾荒田已是考課舊條獄絕繫囚寃人申雪亦是政途常事舉察吏不法恐生告訐之風有利益公家又未指陳其目選授者例無異績尚得四考守常舉薦者縱未殊尤豈可二年便罷今請但行連坐舉主之文不必更依吏部分外條件又云見任官及處士散試官並請停集且起家散試固有才能見任他官何妨撫

字若皆限其資歷卽與常選何殊今請除見任縣令其餘並令赴集又云檢勘牘樣剝放程式及試書判並請准平選人例處分若此則案牘之吏得肆姦欺書判雖工何關政術有同減選赴集豈是特舉與官今請應舉薦人量納文狀便令注擬亦不在剝放及試書判之限又云並請注破碎之縣責其効實本舉良能冀蒙優獎皆居破碎之處恐同貶降之條以前數件並恐不可施行伏請但依起請節文處分仍請據今年縣令員闕先盡舉薦人數留闕有餘然後許注擬平選人等冀將允當同前五舍人同署

官曰曰正合人同署
 蓋果為人後隨國亦籍於此主籍子國入學與新久
 下才南曰外致請明文與令以高第令平無令員關未
 入三主書主知率之禮其成實本舉身道
 入量內支光則令主籍亦不立同文人
 平于蓋人限數分若力
 積並今使與人之會也

元氏長慶集卷第三十六

元氏長慶集卷第三十七

狀

彈奏劔南東川節度使狀

劔南東川詳覆使

故劔南東川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嚴礪在任日擅
 沒管內將士官吏百姓及前資寄住等莊宅奴婢
 今於兩稅外加配錢米及草等謹件如後

嚴礪擅籍沒管內將士官吏百姓及前資寄住塗山甫
 等八十八戶莊宅共一百二十二所奴婢共二十七人
 並在諸州項內分析

右臣伏准前後制勅令出使御史所在訪察不法具狀
奏聞臣昨奉三月一日勅令往劔南東川詳覆瀘川監
官任敬仲贓犯於彼訪聞嚴礪在任日擅沒前件莊宅
奴婢等至今月十七日詳覆事畢追得所沒莊宅奴婢
文案及執行案典耿瑄馬元亮等檢勘得實據嚴礪元
和二年正月十八日舉牒稱管內諸州應經逆賊劉闢
重圍內并賊軍到處所有應接及投事西川軍將州縣
官所由典正前資寄住等所犯雖經霈澤莊田須有所
歸其有莊宅奴婢桑柘錢物斛斛邸店碾磴等悉皆搜
檢得塗山甫等八十八戶案內並不經驗問虛實亦不

具事職名便收家產沒官其時都不聞奏所收資財奴
婢悉皆貨賣破用及配充作坊驅使其莊宅桑田元和
二年三年租課嚴礪並已徵收支用訖臣伏准元和元
年十月五日制西川諸州諸鎮刺史大將及參佐官吏
將健百姓等應被脅從補署職掌一切不問又准元和
二年正月三日赦文自今日已前反逆緣坐並與洗滌
况前件人等悉是東川將吏百姓及寄住衣冠與逆黨
素無管屬賊軍奄至暫被脅從狂寇既平再蒙恩蕩嚴
礪公違詔命苟利資財擅破八十餘家曾無一字聞奏
豈惟剥下實謂欺天其莊宅等至今被使司收管臣訪

聞本主並在側近控告無路漸至流亡伏乞聖慈勸本道長吏及諸州刺史招緝疲人一切却還產業庶使孤窮有托編戶再安其本判官及所管刺史仍乞重加貶責以絕姦欺

嚴礪又於管內諸州元和二年兩稅錢外加配百姓草共四十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七束每束重一十一斤右臣伏准前後制勅及每歲旨條兩稅留州留使錢外加率一錢一物州府長吏並同在法計賦仍令出使御史訪察聞奏又准元和三年赦文大辟罪已下蒙恩滌蕩惟官典犯賊不在此限臣訪聞嚴礪加配前件草准

前日月追得文案及執行案典姚孚檢勘得實據嚴礪元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舉牒稱管內郵驛要草於諸州秋稅錢上每貫加配一束至三年秋稅又准前加配計當上件草臣伏准每年旨條館驛自有正料不合於兩稅錢外擅有加徵况嚴礪元和三年舉牒已云准二年舊例徵收必恐自此相承永使疲人重困伏乞勸本道長吏嚴加禁斷本判官及刺史等伏乞准前科責以息誅求

嚴礪又於梓遂兩州元和二年兩稅外加徵錢共七千貫文米共五千石

右臣准前月日追得文案及執行案典趙嗣之檢勘得實據嚴礪元和二年六月舉牒稱綿劍兩州供元和元年北軍頓遞費用倍多量於梓遂兩州秋稅外加配上件錢米添頓綿劍兩州頓遞費用者臣又牒勘綿州得報稱元和二年軍資錢米悉准舊額徵收盡送使訖並不曾交領得梓遂等州錢米添填頓遞亦無尅折當州錢米處者臣又牒勘劍州得報稱元和元年所供頓遞侵用百姓腹內兩年夏稅錢四千二十三貫三文使司令於其年軍資錢內尅下訖其米卽用元和元年米充並不侵用二年軍資米數使司亦不曾支梓遂州錢米

充填者臣伏念綿劍兩州供頓自合准勅優矜梓遂百姓何辜擅令倍出租賦况所徵錢米數內惟尅下劍州軍資錢四千二十三貫三文其餘錢米並是嚴礪加徵別有支用其本判官及遂州刺史悉合科處以例將來擅收沒塗山甫等莊宅奴婢及於兩稅外加配錢米草等本判官及諸州刺史名銜并所收色目謹具如後

擅收沒奴婢莊宅等元舉牒判官度支副使檢校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緋魚袋崔廷

都計諸州擅沒莊共六十三所宅四十八所奴一十人婢一十七人

於管內諸州元和二年三年秋稅錢外隨貫加配
草元舉牒判官觀察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盧

詔書

都計諸州加配草四十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七束

加徵梓遂兩州元和二年秋稅外錢及米元舉牒

判官攝節度判官監察御史裏行裴詒

計兩州加徵錢共七千貫文米共五千石

梓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嚴礪元

和四年三月八日身亡

擅收塗山甫等莊二十九所宅四十一所奴九人婢一

十七人加徵三千貫文米二千石草七萬五千九百五

十三束

元和二年三萬一千七百九十二束
元和三年四萬四千一百六十束

遂州刺史柳蒙

擅收沒李簡等莊八所宅四所奴一人加徵錢四千貫

文米三千石草四萬九千五百三十五束

元和二年二萬四千五百

三束元和三年二萬五千四百八十二束

綿州刺史陶鎰

擅收沒文懷進等莊二十所宅十三所加徵草八萬八

千六百八十八束

元和二年三萬八千九十三束
元和三年五萬五百九十五束

劍州刺史崔實成

元和二年十一月五日改授邛州刺史

擅收沒鄧琮等莊六所加徵草二萬一千八百七十七
東元和二年九千三十九束元和三年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八束

普州刺史李愆

元和二年加徵錢草六千束三年加徵草九千四百五十束

合州刺史張平

元和二年加配草三千四百六十二束三年加徵草五千六百五束

榮州刺史陳當

元和二年加徵草九千四百三束三年加徵草五千六

百二十七束

渝州刺史邵膺

元和二年加徵草二千六百一十四束三年加徵草三千七百二十七束

瀘州刺史兼御史劉文翼

元和二年加徵草三千八百五十三束三年加徵草三千八百五十一束

資州元和二年加徵草一萬五千七百九十八束三年

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五束

簡州元和二年加徵草二萬四千一百四束三年二萬

三千一百一十八束

陵州元和二年加徵草二萬四千六百六束三年二萬三千八百六十一束

龍州元和二年加徵草八百九十一束三年八百一十一束

右已上本判官及刺史等名銜并所徵收色目謹具如前其資州等四州刺史或緣割屬西川或緣停晉遷授伏乞委本道長吏各據徵收年月具勘名銜聞奏

以前件狀如前伏以聖慈軫念切在蒼生臨御五年三布赦令殷勤曉諭優惠困窮似涉擾人頻加禁斷况嚴

礪本是梓州百姓素無才行可稱久在兵間過蒙獎拔陛下錄其微効移鎮東川杖節還鄉寵光無比固合撫綏黎庶上副天心蠲減征徭內榮鄉里而乃橫徵暴賦不奉典常擅破人家自豐私室訪聞管內產業阡陌相連童僕資財動以萬計雖卽沒身謝咎而猶遺患在人謂宜謚以醜名削其褒贈用懲不法以警將來其本判官及諸州刺史等或苟務容軀競謀侵削或分憂列郡莫顧詔條但受節將指撝不懼朝廷典憲共爲蒙蔽皆合痛繩臣職在觸邪不勝其憤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中書門下牒御史臺

牒奉勅籍沒資財不朞罪犯稅外科配豈顧章程致使
銜寃無由仰訴不有察視孰當舉朞所沒莊宅奴婢一
物已上並委觀察使據元沒數一一分付本主縱有已
貨賣破除者亦收贖却還其加徵錢米草等亦委觀察
使嚴加禁斷仍榜示村鄉使百姓知委判官崔廷等名
叨參佐非道容身刺史柳蒙等任竊藩條無心守職成
此弊政害及平人撫事論情豈宜免矣但以罪非首坐
法合會恩亦以恩後加徵又已去官停職俾從寬宥重
此典常其恩後加徵草及柳蒙陶鋹李怱張平邵膺陳
當劉文翼等宜各罰兩月俸料仍書下考餘並釋放牒

至准勅故牒

彈奏山南西道兩稅外草狀

山南西道管內州府每年兩稅外配率供驛禾草共四
萬六千四百七十七圍每圍重二十斤

興元府二萬圍內五千圍每年折徵價錢充使司
雜用每圍一百二十文據元和三年使牒減免不
徵餘一萬五圍見徵率

洋州一萬五千圍

利州一萬一千四百七十七圍

右訪聞前件州府每年兩稅外加配驛草遂於路次州

縣檢勘文案據諭後使牒並稱准舊例於兩稅外科配又牒山南西道觀察處置等使裴玠勘得報稱自建中元年已後每年隨稅據貫配率前件禾草將供驛用者伏准元和元年已後三度赦文每年旨條兩稅留州留使錢外加率一錢一物州府長吏並以枉法贓論又准今年二月三日制節文諸道兩稅外推率比來制勅處分非不丁寧如聞或未遵行尚有欺弊永言奉法事理當然申勅長吏剛加禁斷如刺史承使牒於界內推率剛加懲責仍委御史臺及出使郎中官御史訪察聞奏者伏以前件草並是兩稅外徵率准制合勒本道剛缺

州府長吏仍令節級科處分勘責得實以前劔南東川詳覆使監察御史元稹奏謹具如前
中書門下牒御史臺

牒奉敕積習多年成此乖越然在長吏合尋根由循失政之規置無名之稅雖原情可恕而在法宜懲觀察使宜罰一月俸刺史各罰一季俸仍令自元和四年已後禁斷牒至准敕故牒

元氏長慶集卷第三十八

中狀

論浙西觀察使封杖決殺縣令事

浙西觀察使潤州刺史韓臯去年七月封杖決湖州安吉縣令孫澥四日致死

右御史臺奏得東臺狀訪聞有前件事先牒湖州勘得報稱孫澥先準使牒差攝烏程縣令日判狀追村正沈拙不出正帖不用印奉觀察使七月十六日牒決孫澥鬻杖十下仍差衙前虞候安士文監決第三等杖二十二日安士文到科決孫澥官忝字人一邑父母白狀追

攝過犯絕輕科罰所施合是本州刺史且觀察使職在六條訪察事有不法卽合具狀奏聞封杖決人不知何典數日致死又託以痢疾爲念冤寃有傷和氣其湖州刺史受命專城過於畏懦受使司軍將科決縣令致死寢而不言並請准科以明典憲其諸道觀察使輒封杖決巡內官吏典法無文伏望嚴加禁斷庶使遐方士子免有銜寃

勅封杖決人殊非文法因此致死有足矜嗟韓臯備歷中外合遵典憲有此乖越良所憮然罰一月俸料據決孫澥月日是舊刺史辛祕離任之後新刺史范傳正未到之時俱無愆尤不可議罰餘依

論傳牒事

據武德軍節度使王紹六月二十七日違勅擅牒路次州縣館驛供給當道故監軍孟昇進喪柩赴上都句當部送軍將官健驢馬等轉牒白一道謹具如前又得東都都亭驛狀報前件喪柩人馬等準武寧軍節度轉牒祇供今月二十三日未時到驛宿者伏準前後制勅入驛須給正券並無轉牒供擬之例况喪柩私行不合擅入館驛停止及給遞乘人夫等當時追得都句當押衙趙伾到責狀稱孟監軍去六月十四日身亡至七月五

日蒙本使差押領神樞到上都領得轉牒累路州縣並是館驛供熟食草料人夫牛等又狀稱其監軍只是二日聞奏更不別奏只是本使僕射發遣亦別無勅追者謹檢興元元年閏十月十四日勅應緣公事乘驛一切合給正券比來或聞諸州諸使妄出食牒煩擾館驛自今已後除門下省東都留守及諸州府給券外餘並不得輒入館驛宜委諸道觀察使及所在州縣切加促捕如違犯請資官所在勒留具名聞奏餘並量事科決仍具給牒所由牒中書門下者又准元和二年四月十五日勅節文諸道差使赴上都奏事及押領進奉官并部

領諸軍防秋軍資錢物官及邊軍合於度支請受軍資糧料等官並在給券餘並不得給如違本道專知判官錄事參軍並准興元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勅處分者謹詳前後勅文並不令喪柩入驛及轉牒州縣祇供今月二十四日已牒河南府並不令供給人牛及熟食草料等仍牒都亭驛晝時發遣出驛并追得本道牒到在臺收納訖右件謹具如前伏以凶柩入驛穢觸典常轉牒祇供違越制勅正僕射位崇端揆合守朝章徇苟且之請紊經制之法給長行人畜甚衆勞傳遞牛夫頗多弊緣路之疲人奉一朝之私惠恐須朮罰以勵將來伏準

前後勅文給券違越並合申牒中書門下不敢別狀彈
奏伏乞特有科繩其本判官等準勅並合節級科附謹
具事由如前伏聽處分具狀上中書門下謹錄狀上

爲河南府百姓訴車

河南府應供行營般糧草等車准勅糧料使牒共顧四
千三十五乘每乘每里腳錢三十五文約計從東都至
行營所八百餘里錢二千八文共給鹽利虛估匹段絹
一匹約估四千已上時估七百文紬一匹約估五千時
估八百里約計二十八千得紬絹共六匹折當實錢四
千五百

五百乘準勅供懷州已來載草

右件草準元勅令於河次收貯待河開般運送至行營
續準度支奏令差河南鄭滑河陽等道車共一千乘般
載今據每車疆弱相兼用牛四頭每頭日食草各三束
計一十二束從武德界至行營約六百里車行一十二
日程往來二十四日并停住約三十餘日計每車須食
草三百六十束料及人糧在外若自齎持每車更須四
乘車別載緣路糧草若於累路旋買計一千車每頓須
買草六千餘束州縣店肆必無祇供得辦况今年河路
元不甚凍及至裝車般載至發時已是來年正月上旬

已後卽水路自然去得只校旬日之間實恐虛成其敝
三千五百三十五乘准糧料使及東都河陰兩院牒
般載軍糧

右件軍糧伏據中書門下奏稱若併糴貯恐事平之後
無支用處且令收糴來年春季糧料今據邢洛魏博等
州和糴已合支得累月卽前件糧亦合得春水路般載
以前兩件車準勅並令和雇今據度支河陰匹段十乘
估價召雇一乘不得今府司還是據戶科配況河南府
耕牛素少昨因軍過宰殺及充遞車已無太半今若更
發四千餘車約計用牛一萬二千頭假令估價並得實

錢百姓悉皆願去亦須草木盡化爲牛然可充給頭數
今假令府司排戶差遣十分發得一二卽來歲春農必
當盡廢百姓見坐流亡河南府旣然卽鄭滑河陽亦是
小處假使凶豎卽擒伏恐饑荒薦至萬一尚稽天討不
知何以供求積忝在官司備知利害伏以事非職任不
敢上言仰荷陶甄冀裨萬一無任冒昧狂愚之至伏聽
詳察處分謹錄狀上

同州奏均田

當州自於七縣田地數內均配兩稅元額頃畝便請分
給諸色職田州使田官田與百姓其草粟脚錢等便請

元集 卷三十一 五 三百八
於萬戶上均率又均攤左神策邠陽鎮軍田粟及特放
百姓稅麻及除去斛斗錢草零數等利宜分析如後

當州兩稅地

右件地並是貞元四年檢責至今已是三十六年其間
人戶逃移田地荒廢又近河諸縣每年河路吞侵沙苑
側近日有沙礫填掩百姓稅額已定皆是虛額徵率其
間亦有豪富兼并廣占阡陌十分田地纔稅二三致使
窮獨逋亡賦稅不辦州縣轉破實在於斯臣自到州便
欲差官檢量又慮疲人煩擾昨因農務稍暇臣遂設法
各令百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爲穩審並

不遣官吏擅到村鄉百姓等皆知臣欲一例均平所通
田地略無欺隱臣便據所通悉與除去逃戶荒地及河
侵沙掩等地其餘見定頃畝然取兩稅元額地數通計
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抽稅自此貧富彊弱一切均平徵
斂賦租庶無逋欠三二年外此州實冀稍校完全

當州京官及州縣官職田公廨田并州使官田驛田
等其公廨田官田驛田等田與鄉田併

右臣當州百姓田地每畝只稅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
頭摧酒錢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諸色職田每畝約稅
粟三斗草三束脚錢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職田

元集 卷三十一 六十一
又須百姓變米雇車般送比量正稅近於四倍加徵既緣差稅至重州縣遂逐年抑配百姓租佃或有隔越鄉村被配一畝二畝之者或有身居市井亦令虛額出稅之者其公解田官田驛田等所稅輕重約與職田相似亦是抑配百姓租佃疲人患苦無過於斯伏準長慶元年七月赦文京兆府職田令於萬戶上均配與臣當州事宜相類臣今因重配元額稅地便請盡將此色田地一切給與百姓任爲永業一依正稅粟草及地頭權酒錢數納稅其餘所欠職田斛斗錢草等只於夏稅地上每畝加一合秋稅地上每畝各加六合草一分其餘腳錢只收地頭權酒錢上分釐支數便足百姓元不加配其上司職田合變米送城者比緣百姓自出車牛及零碎春碾動逾春夏送納不得到城臣今便於當州近城縣納粟官爲變碾取本色腳錢州司和雇情願車牛般載差綱送納計萬戶所加至少俾四倍之稅永除上司職祿及時公私俱受其利

當州供左神策郃陽鎮軍田粟二千石

右目置軍鎮日伏準勅令取百姓蒿荒田地一百頃給充軍田並緣田地零碎軍司佃用不得遂令縣司每畝出粟二斗其粟並是一縣百姓稅上加配偏當重斂事

實不均臣今已於七縣應稅地上量事配率自此亦冀均平

元氏長慶集卷第三十八

元氏長慶集卷第三十九

狀

論當州朝邑等三縣代納夏陽韓城兩縣率錢

狀

右准元和十三年勅緣夏陽韓城兩縣殘破量減逃戶率稅每年攤配朝邑澄城郃陽三縣代納錢六百七十九貫九百二十一文斛斗三十一百五十二碩一斗三升三合草九千九束零並不計臣今因令百姓自通田地落下兩縣蒿荒之外並據見定頃畝一例徵率自然兩縣已減元額稅地請更不令三縣代納差科

當州稅麻

右當州從前稅麻地七十五頃六十七畝四釐每年計麻一萬一千八百七十四兩元州司諸色公用臣昨因均配地稅尋檢三數十年兩稅文案只見逐年配率麻地並不言兩稅數內為復數外既無條勅可憑臣今一切放免不稅

當州所徵斛斗草及地頭等錢畸零分數

右從前所徵斛斗升合之外又有抄勺圭撮錢草即有分釐毫銖案牘交加不可勘算人戶輸納元無畸零廢數所成盡是姦吏欺沒臣今所徵斛斗並請成合草並

請成分錢並請成文在百姓納數元無所加於官司簿書永絕姦詐其感數粟麥草等便充填所欠職田等數其錢當州每畝元稅二十文三分六釐人戶元納二十一文整數臣今只收納二十一文內分釐零數將充職田脚錢二千六百餘貫便足更不分外攤徵回姦吏隱欺之贓除百姓重斂之困如此處置庶有利宜以前件謹具利宜如前逐縣兩稅元額頃畝并攤配職田分數及感成文分合等錢草斛斗數謹具分析在前件狀如前伏以當州田地鹹鹵瘠薄兼帶山原通計十畝不敵京畿一二加以檢責年深貧富偏併稅額已定徵率轉

難臣昨所奏累年逋懸其敝實由於此臣今並已均融抽稅又免配佃職田間里之間稍合蘇息伏緣請配職田地充百姓永業事須奉勅處分然冀永有遵憑伏望聖慈允臣所奏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浙東論罷進海味狀

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當管明州每年進淡菜一石五斗海蚶一石五斗右件海味等起自元和四年每年每色令進五斗至元和九年因一縣令獻表上論準詔停進仍令所在勒回人夫當處放散至元和十五年伏奉聖旨却令供進至

今每年每色各進一石五斗臣昨之任行至泗州已見排比遞夫及到鎮詢問至十一月二十日方合起進每十里置遞夫二十四人明州去京四千餘里約計排夫九千六百餘人假如州縣只先期十日追集猶計用夫九萬六千餘功方得前件海味到京臣伏見元和十四年先皇帝特詔荆南令貢荔枝陛下卽位後以其遠物勞人只令一度進送充獻景靈自此停進當時書之史策以爲美談去年江淮旱儉陛下又降德音令有司於旨條之內減省常貢斯皆陛下遠法堯舜近法太宗減膳卹災愛人惜費之大德也况淡菜等味不登於俎豆

名不載於方書海物鹹腥增痰損肺俗稱補益蓋是方
言每年常役九萬餘人竊恐有乖陛下罷荔枝減常貢
之盛意蓋守土之臣不敢備論之過也臣別受恩私合
盡愚懇此事又是臣當道所進不敢不言如蒙聖慈特
賜允許伏乞賜臣等手詔勒停仍乞準元和九年勅旨
宣下度支鹽鐵所在勒回實糞海隅蒼生同霑聖澤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中書門下牒 牒浙東觀察使

當道每年供進淡菜一石五斗

海蚶一石五斗

牒奉敕如聞浙東所進淡菜海蚶等道途稍遠勞役至
多起今已後並宜停進其今年合進者如已發在路亦
宜所在勒回牒至准敕故牒

元氏長慶集卷第三十九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

制誥 有序

制誥本於書書之誥命訓誓皆一時之約束也自非訓導職業則必指言美惡以明誅賞之意焉是以讀說命則知輔相之不易讀胤征則知廢怠之可誅秦漢已來未之或改近世以科試取士文章司言者苟務利飾不根事實升之者美溢於詞而不知所以美之之謂黜之者罪溢於紙而不知所以罪之之來而又拘以屬對跼以圓方類之於賦判者流先王之約束蓋掃地矣元和十五年余始以祠部郎中知制誥初約束不暇及後累

月輒以古道干丞相丞相信然之又明年召入禁林專掌內命上好文一日從容議及此上曰通事舍人不知書便其宜宜贊之外無不可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不從中覆然而余所宣行者文不能自足其意率皆淺近無以變例追而序之益所以表明天子之復古而張後來者之趣尚耳

冊文武孝德皇帝赦文

按唐書長慶元年作

昔我高祖太宗化隋爲唐奄宅區夏包舉四海全付子孫其事何哉彼昏盈而我勞劬也明皇承之能大其業六戎八蠻罔不貢奉由是庶尹弛政庶吏弛刑視人不

勤視盜不謹燕寇勃起洞無藩籬六十有七年兵革大試其事何哉據逸安而易萌漸也逮我聖父勤身披攘斬斷誅除天下畧定曾是幽冀賜予懷來荷賴景靈丕訓不墜環歲之內二方平寧粵余何功時帝之力而卿大夫猥以大號加予眇身讓於四三益甚其請皇太后始聞其事歡然慰心慈旨下臨臣誠上迫祇受典禮慄乎予懷尚念昔者七十二君莫不升中慶成自以爲堯舜莫已若也然而不爲堯舜之行者來代無傳焉朕嘗推是爲心不欲名浮於實今卿大夫謂我爲文武孝德矣其將何道以匡予予其業業兢兢日慎一日慕陶堯

元集 卷四
虞舜之行以自勉思文祖憲考之道以自勗予苟不思
無忘納誨於戲溢美之名既不克讓及物之澤又何愛
焉可大赦天下

處分幽州德音

昔我玄宗明皇帝得姚元崇宋璟使之鋪陳大法以和
人神而又益之以張說蘇頲嘉貞九齡之徒皆能始終
彌縫不失紀律四十年間海內滋殖風俗謹朴君臣平
寧人無爭端而卿大夫羞以贓罪鞠人於聖代矣况伺
察乎由是網漏吞舟視盜不謹寇羯乘釁勃爲妖氛天
下持兵垂七十載朕因眇末獲承祖宗分不得見四方

無姑息之臣而九有復升平之境矣上帝念我賚予忠
賢盡獻提封恢纘舊服使遼陽八州之衆重覩開元之
儀者則予侍中總之力也名藩厚位予何愛焉劉總已
極上台仍移重鎮兄弟子侄各授官榮大將賓寮亦皆
超擢管内州縣官吏肅存古等二百餘人悉是劉總選
任材能久令假攝並與正授用獎勤勞尚念幽州將士
夙著勲庸易帥之初諒宜優錫共賜錢一百萬貫以內
庫及戶部見在匹段支送充賞給幽州盧龍并瀛莫等
州將士又念八州之內九賦用殷慶澤旁流所宜霑貸
其管内八州百姓並宜給復一年仍令給事中薛存慶

往彼宣慰親諭朕懷州縣之中或有殘破偏甚者委弘
靖量事便宜優卹務令存立劉總素以清靜理人固當
開釋尚恐自罹禁網亦念哀矜管內見禁囚徒罪無輕
重並宜赦免大將及判官等雖已頒官爵而或慮闕遺
宜委弘靖具名銜聞奏如有父母在者別具上聞當加
優卹朕以劉總父子頻立戰功永言將吏之中慮有沒
於王事當道從前已來官吏將士等或忠義可嘉身已
淪沒者委弘靖條錄聞奏當加追贈平時舊老始見胡
塵復覩朝儀得無悽怛遐想撫其兒稚自此免於兵鋒
言念及茲用加優給管內有高年憊獨或疾瘵不能自
存者委弘靖差官就問量給粟帛管內州縣官吏有奉
職清強惠及百姓者委弘靖具事跡奏聞當與量加進
改燕趙之間古多奇士隗臺如在代豈乏賢如有隱於
山谷退在丘園行義素高名節可尚或才兼文武卓然
可獎者亦委弘靖具名薦聞於戲古人云安不忘危魏
徵對太宗以守成之不易茲朕小子抑又何知而鎮冀
克和幽燕復古慄慄夙夜不遑安寧實惟祖宗之休尚
賴股肱之力咨爾輔弼至於方嶽爾當勉於姚宋之功
予亦無忘於天寶之戒宣示中外宜體朕懷

戒勵風俗德音

朕聞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列周成王措刑不用漢文帝恥言人過真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侵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癉惡故孝宣必有敢告乃下光武不能單辭據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隱名之禁皆所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有事也未俗偷巧內荏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讒進則諛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羣居雜處以相議留中不出之請蓋發

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詞實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跡已彰尚矜介特由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曰務從簡易提紀綱者不能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參斷一謬俗化益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偕行兵興已來人散久矣始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有未孚理有未至曾無耻格益用凋刑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

下輩大則樞機之重旁撓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既
 去其尤者而宰臣等懼其浸染未克澄清備列祖宗之
 書願垂戒勵之詔遂申誥教頗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
 與我同底於道凡百多士宜體朕懷

元集卷第四十

書